

開放文學 – 諷刺警世 – 檣杌萃編
第十六回 得色思財驚傳惡耗 以財易色細演奇談

這回書卻是接著那第十三回，達怡軒在長髮棧樓梯口會見賈端甫起的。當下賈端甫就同著達怡軒進到房裡，又同任天然彼此招呼。達怡軒道：「我前回見著電傳閣抄，曉得端翁同年要到浙江。想來必要過此頗為懸盼，何以今兒才到？」賈端甫道：「因為回河南盤內人的靈柩、接家眷，所以耽擱久了。」達怡軒道：「嫂夫人幾時故的？」賈端甫道：「前年冬天。」

就將那別後的情形，略說了一遍。不過那兩位，書中他夫人小姐的那些佳話，一字未提，他本來不曉得，不能怪他。達怡軒道：「原來端翁已斷弦一年多，兄弟沒有曉得，少禮。前次出來的時候，倒還會見令岳，也頗有老景。很為記念端翁，說是也有好幾年不通信了。這回端翁倒沒有回去轉一轉？」賈端甫道：「本想自己送內人的靈柩回家，因為在漢口又接到喬寶帥的電報，催兄弟趕緊到省，說有多少事體等著兄弟去整頓，恐怕回家一轉，耽擱的日子太久。所以到鎮江就打發了一個家人，送了回去。」達怡軒道：「端翁這真是公而忘私、國而忘家。」

可敬！可敬！端翁身邊有幾位如夫人？一時續弦不續弦？世兄想已完姻沒有？」賈端甫道：「兄弟是要想學敝老師厲中堂的樣子，既不續弦，又不納妾。小兒才十五歲，小女今年十八歲，都還沒有結親。」達怡軒心裡想道，他既不納妾，他世兄又未完姻，只有一個女兒。他做官又是向來斷論六親的，斷沒有甚麼親族婦女在他身邊。怎麼先頭進來兩個姑娘，打扮得都是一樣神氣，之間也沒有主僕之別，難道那一個是妖怪變的不成。心中甚是不解，卻也不好問得。說著，那全似莊已經回來，走到達怡軒房裡，彼此招呼。賈端甫知道他是位江西知府，就問道：「有位貴同寅，是兄弟從前同部的至好，不知到了江西沒有，就是新放南昌的鄧幼樞。」達怡軒道：「前一個多月，在這裡我們天天相聚，現在早已到了江西。」賈端甫道：「這是我在河南耽擱了幾日耽誤了，他的世兄潤卿中翰有封家信，還有一包丸藥，一個布包，大約是些錢線首飾之類，托我帶到上海。如果在此面交最好，否則交一位管通甫司馬轉寄。如今似翁既要回江西，順便費心，省得我再去尋找那位管司馬。」全似莊道：「這是很方便的事，管通甫也是常會的。」達怡軒道：「今兒我們在徐家花園公錢，全似翁、通甫也是主人，端翁高興同去坐坐罷。」賈端甫道：「老同年相邀，何敢不到？但是共有幾位主人，那幾位還未見面麼，怎好叨擾呢？」達怡軒道：「那沒有甚麼要緊，都是我們天天聚的幾個熟人。」賈端甫道：「似翁幾時動身？」全似莊道：「今晚搭江號就去。」

賈端甫道：「這麼我先回我那邊看看，順便把鄧幼樞的東西取出來，交與似翁，免得吃了酒忘記，我也還要寫張信與他呢。」說著，就回到那邊官房。全似莊也回到自己房裡。他兩人都是官房緊隔壁，賈端甫寫了一封信與鄧幼樞，又寫了一封信與范星圃，拿到全似莊房裡當面奉道：「范廉訪也是兄弟的換帖至好，這信也費心帶交。」全似莊接了收在文具箱內，上了鎖，交代家人先帶行李下船。達怡軒也就同了任天然過來相邀。達怡軒道：「天不早了，我們一齊到園中再談罷。」

於是大家上了馬車，到了徐家花園。不一時，王夢笙、畢韻花、江志游、冒穀民、曹大錯、屠桂山、丁欖臣、袁子仁、沈叔謙、祝長康、管通甫、單鳳城都陸續到來。曹大錯同賈端甫是在河南會過的，餘外都是初見，彼此招呼。賈端甫等主人齊了，向著各位道：「兄弟初到，尚未到各位那裡奉拜，就被我們怡軒同年拉著過來叨擾，甚是不當。」大家都說，這是難得請到的，不過太簡褻些。看看主客已齊，達怡軒道：「我們好生帶局票罷。」就向賈端甫道：「端翁有存記的人沒有？」

賈端甫道：「我是平生不談此道的，我看我們還是清聚的好。」

我們官場的，多叫局似乎不大便當。」達怡軒聽了這話，實在有些動氣，說道：「原來端翁同年近來做了貴人物，從前的脾氣改了。我自那年在南京六八子家雙齡房裡擾了端翁一酒，直到現在沒有復東，這回正想可以了此心願，不想端翁現在是個道學君子。」這幾句話說的賈端甫那長黑臉，不由的泛了紅雲，無言可答。全似莊忙接口道：「大約賈觀察同兄弟的見解一樣，有個彼一時此一時的道理在裡頭。」任天然道：「我看是各行其志，願意叫的也不必牽就著不叫，不願意叫的也不必勉強著叫，這也就合乎泰西自由之說。」大家一笑，才把這段話解過。等到各人的局到來，那賈端甫竟目不斜視，正容端坐，比那程夫子的目中有妓心中無妓似乎還要嚴肅些。連那全似莊也跟著莊敬了許多。散席之後，全似莊要早點上船，大家也一齊送到金利源碼頭。在船上略坐，然後各散。

賈端甫因為有點宦囊，也同任天然一樣想在上海存放存放，日升昌是他老交易的票莊，在席上就同袁子仁略約說了，且明日奉訪，有事商量。袁子仁也答應在號恭候。訪日賈端甫進城拜了上海道，飯後又去見了兩位商約大臣、電政大臣。然後，去找了袁子仁。袁子仁也說：「還是這幾家外國銀行利息雖微，到底穩妥些。」為這事，忙了有三四天，才料理妥當。

僱了船，托家眷搬到船上，同戴生昌講定了，第二天替他們拖送。這天是袁子仁請在萬年春，陪客是任天然、達怡軒、冒穀民、王夢笙、管通甫幾個人。五六點鐘大家到了，管通甫到的最遲，招呼了一招呼就向著賈端甫道：「全似莊太尊有電報叫轉交端翁觀察的。這電上說，范廉訪出了事不知如何呢？」說著取出電報交與賈端甫。大家都走過來看，只見上頭寫道：「上海梅福裡管通甫兄鑒：賈觀察行否？函件均交到，范廉訪被人奏劾，交欽差查辦，已訖解任委，鄧幼翁傳證研訊。事甚棘手，望轉達賈觀察、景周丞。」方家說道：「范廉訪不知為著甚麼事體，怎麼還要傳證研訊呢？」賈端甫道：「這是我的至好，我也很不放心，想甚麼法子去打聽才好？」王夢笙道：「這個容易，我寫信去托我們同事章池客打聽，實在詳詳細細的寫個信來就知道了。他好在不比官場中人有些避忌，他是不拘甚麼事好說的。」賈端甫道：「費心就寫信去，如果得了復信，趕緊寄個信到杭州，免得兄弟掛念，奉托奉托。」王夢笙連連答應。次日，王夢笙寫了信交郵政局寄到南昌，托章池客打聽這事。

隔了一天，任天然約了王夢笙、達怡軒、曹大錯、管通甫在顧媚香家碰和吃司菜。王夢笙先來，媚香的娘趁便問起那對珠花，王夢笙揣他二夫人的意思，雖未明言要買，但替他買了也沒甚不願意，又樂得在任天然面子上盡點情，就說：「珠子呢沒啥好，買呢也沒甚不可，但價錢似乎太貴，讓點就算數。」

媚香的娘忙去同那手帕姊妹商量，減了八十塊錢，王夢笙也就答應。達怡軒、曹大錯陸續到來，管通甫節下事忙，約定同王夢笙拼伙的，大家就入座動手碰了兩圈。管通甫才到，懷裡取出一本京報來，說是范星圃的事體，有點消息可不好呢。任天然正叫顧媚香代碰，坐在旁邊無事，就接過來說：「我來念與你們大家聽，省得你們一個一個的看。」大家都說很好，任天然就念道：「欽差英奴才於本閏七月初六日，在湖北途次承准軍機大臣家寄，七月二十四日奉上諭，有人奏江西臬司范承吉有被人控告奸占室女、霸爭財產等情，是否屬實？著英杰順道確查具奏。並將原折抄給閱看，欽此。相應尊旨，寄信發來，等因承准，此奴才行抵江西嚴密訪查，所奏不為無因，惟控涉曖昧，非傳集人證研訊難期水落石出，查應訊人證多係范承吉家屬，范承吉現在臬司任內，查傳既多為難，且恐承審專員不無瞻顧迴護，除非江西撫臣將該臬司先行解任聽候查辦外，謹附片陳明伏乞聖鑒，謹奏硃批。」曹大錯道：「怕是他小姨子的事體發作了，這可有點不妥呢。」達怡軒道：「看那鄧幼樞也是個反面無情的能吏，帶到他手裡審，恐怕也有些不好說話。」

王夢笙道：「過兩天，章池客總應該有信回來，再看罷。」

局散。達怡軒邀大家明日在張寶琴家吃司菜，大家也都應允。

張寶琴雖是討人身體，卻同達怡軒甚好，無論他討娘如何逼著他同達怡軒要東要西，他總不肯開口。有時達怡軒與他些，他也坦然收受並不故作推辭。所以達怡軒也很器重他。次日，在張寶琴家又聚了一日。王夢笙將珠花價洋交與任天然帶交媚香的娘。中秋這天，任天然清晨回棧，他兒子也從學堂回來替老翁拜了節。在樓裡吃了飯，就帶著他同媚香逛了逛愚園、張園。

晚上，任天然交代了一桌菜，卻不請客人，別人請他也不去，就是他父子兩個同著媚香母女兩個坐了一桌，倒也吃得很有

趣。媚香竟吃得有些醉態了。席散，任天然叫車馬送他兒子回學堂，自己吃了兩個水煙，攜著媚香回到月台，坐在外國睡椅上賞月。媚香倚著醉倦在任天然懷裡說道：「你看這月亮圓得有趣，若要永遠是個圓的豈不甚好呢？」任天然道：「月亮正如他有圓有缺，所以他圓的時候，人家覺得他有趣，若要永遠是個圓的也就沒有人覺得他的好處了。你看那日頭，倒是永遠圓的呢，也沒有人說他圓得好麼。而且我看月亮最好是那將圓未圓之際，就是那花最好也是那將開未開之際。」媚香嘆道：「你這話是嫌我是個已開之花不是？」任天然忙說道：「我說的這已開未開之花不是指此，你不要搞錯，我是講那花未曾開足則生機盈盈，還不曉得有多少好處在後頭，若開足了，也就不過如此為止。至於你講的那一層，我生平最是不計較的。」

我覺得男女相悅全在心性相投，若是心性不相投，就是男止一妻、女止一夫終身廝守並無無意味，若是相投，就是男係重婚女係再嫁，其樂趣已要加人一等。所以有一部筆記上說，有個女的嫁了頭一個丈夫死了不到半年，他就改嫁，嫁的這第二個丈夫不久也死了，他可矢志守貞，任你勾引逼迫，他也不再嫁、也不偷人。有一個鄰居女的問他道：『婦人家守節為的是從一而終，將來可清旌表，你既已改嫁，已算不得節婦，這回又何必苦守呢？』他說：『我也不曉得甚麼叫做節婦，甚麼叫做從一而終，我但覺得頭一個丈夫他同我沒有甚麼恩情，自然也就沒有甚麼思戀，第二個丈夫雖然日子也不久，他待我的情分可真令我終身不忘。他死了，我總還當他在生一樣，怎麼忍去再嫁他人？』其實像這種樣子才算真為著丈夫守節。若專為著從一而終，可以博那朝廷旌表、門戶光榮，其心並不在他丈夫身上，這種守法只好算為一身名譽起見，守不守皆於他丈夫毫無干涉的。所以我說男女之際總以心性為主，但是心性相投卻不能不借重於肌膚相親，甚麼緣故呢？肌膚譬如軀殼，心性譬如靈魂，人的知覺運動全在靈魂。然而沒有軀殼你叫他拿甚麼去知覺？甚麼去運動呢？但是在那種有軀殼而無靈魂的人，可也就索然無味了。」媚香道：「你說的這話卻還有點意思。我從前也有兩三個客人，說句不要臉的話，不知怎樣陪著他睡著，那心全不在他身上，就算上了一回功課。自從碰到你，這心不知怎樣的被你迷住了，沒有住的時候總想留你住下才了一件心事，及至住了之後，其實也並不是天天要想同你怎麼，但是不同你親熱親熱，就覺得渾身不是的，有時不在你身邊，那心還是在你身邊。有一回，在別的客人檯面上竟不知不覺的叫了聲任大人，把人家笑了半天，笑的我好難為情。這話不是灌你米湯，你也不要笑話我，這大約就是你所說的心性、肌膚、靈魂、軀殼的道理。」兩人囁囁切切，不減那七月七日長生殿夜半無人私語時。只見媚香的娘走來說道：「你們兩個別著涼，進去吃稀吃罷。有兩處來叫堂策，我看你有些醉意，已經替你回報了，吃了稀飯好好的陪著任大人團團圓圓的睡罷。」媚香微笑道：「娘總是要拿人家開心。」他娘道：「通共三個人在這裡，還怕甚麼羞？」說著大家進了房，吃了稀飯。天也快十二點鐘，收拾就寢。這一宵的美滿團圓，也不讓那一輪皓月。

又隔了兩天，王夢笙接到章池客的回信，才曉得范星圃因為他岳家母那位老管事的靳忠甫上年身故，接手的同那蕭氏姨太太是姘頭，處處偏著蕭氏。范星圃放了江西臬司進京陛見的時候，就同著丈母、小姨子一齊到京料理他丈夫的遺產。他小姨子華紫芳姑娘帶著幾個月的身孕，在車上一顛到京沒有兩天就小產。他因為要替這小姨子爭一分賠奩，所以沒有肯把他小姨子的事明公正氣的做了，還說是一位未出閣的姑娘，其實那小產的事京裡親族都已知。范星圃替他丈人黎氏姨太太出名，叫他的兩個得用家人，一個叫侍祥，一個叫曾才，在宛平縣遞了呈子，告他小舅子串通管事霸吞遺產。蕭姨太太也懼怕他的勢，請人出來說和，情願將家產平分，各自用人管理，彼此不相干涉。他丈母也想答應。范星圃不肯，定要將遺產分作三份，令他姨弟三人各得其一，還要提出五千銀子，作為他小姨子華紫芳姑娘的嫁資，並且要擯掉蕭姨太太姘上的那位管事先生。宛平縣敢不奉令承教，就依著他的意思判斷，那個蕭姨太太的姘頭，在堂上大受申斥。蕭姨太太沒法，只得忍氣吞聲的具了結，心裡可甚不服氣。那位姘頭嚇的有一個多月沒有敢上蕭姨太太的門，等到范星圃出京才得重申舊好。這管事的有一個把兄是在城上當書辦的，那天同他談起這番冤抑，那書辦說：「這有何難？你叫你那蕭氏的兒子出名，在城上遞張呈子，告他一個奸占妻妹，霸爭遺產，拿一千銀子來，不怕不打上面官司。」那管事的回去同蕭姨太太在枕上細細的說起。蕭姨太太滿心歡喜，就叫他托這書辦做呈子，送了一千銀子過去。

這書辦把呈子做好，叫蕭姨太太寫了報告自己到城上去遞。他卻到晚上檢了這呈子，另外打了張四百兩的銀票揣在身邊，到那城上都老爺宅子裡回道：「這華蕭氏的對頭是個大有勢力的人，別位老爺都不敢動他，只有老爺是向來不避權貴的。所以告到台下，這裡有份敬意，說是如果攀倒了這對頭，還要報恩的。」這位老爺正因為一筆利債逼的緊，想不出法子來，見了大喜，就替他像那俗語說的「灶老爺上天一本直奉」，登時就帶交這位欽差查辦。欽差接了這道廷寄，因為帶出來的司官，都是些熟習財政講求兵制的，並沒有懂得刑名例案的人，正在躊躇，卻好到了江西，這鄧太守也將稟到，欽差曉得他是刑部有名的司官，就傳他來見，委他查辦，這鄧太守就說：「大人委派這事，卑府也不敢辭，但是控涉閩閩非訊不能得實。范臬司現在任上，他的那些家屬卑府怎麼好傳，若要卑府認真查辦，這事必得先將范臬司解了任，那時卑府方能下手。」欽差說：「這話很是。」

次日就咨請撫台撤這范臬司的任，文書上聲明除附片陳奏外，撫台見他已經出奏怎能不依，登時就撤了這范臬司的任。那鄧太守等這范臬司交卸，就會同南昌府出了票子，傳這范臬台的丈母華黎氏、小姨子小華氏即華芳、婢女鈴兒、春喜，家人侍祥、曾才，他那原稿上還有大華氏即華素芳。那南昌府說：「這是現任臬台的太太，如何可以傳得？」硬拿筆替他勾去。

這鄧太守把人證傳齊，在帶審局堂上，先提春喜上去問他：「小華氏天天同誰睡覺？在京城是怎樣小產的？」春喜始而推不曉得，鄧太守就叫掌嘴，那小臉上每邊打了四十個嘴掌，那小丫頭子如何經得呢？只得供說小華氏即華芳姑娘是常常陪著范大人睡的，在京裡小產也是有的。又提了那玲兒上去，玲兒也是不招，又打了四十嘴掌，玲兒曉得這是有關老爺功名的事，熬著還是不招。鄧太守看這玲兒已有十七八歲，長的也還韻美，問起來是范太太陪嫁的丫頭，恐怕是范大人收用過的，必須拿他示威，用點嚴刑，這案情方可一鞫而服。就吩咐把他身上衣服剝去，抬架子過來，這些差役就抬過一個天架子，把這玲兒穿的綢衫小衫一齊脫下，鄧太守叫他胸口貼在架子上，雖沒有盤鏈子，也叫把褲管擱起跪著，臉上也沒有用槓子踩，但吩咐拿那細竹篾子編的一個帶子在背上打著，問著，這是傷皮不傷骨的。可憐這玲兒也硬熬了一百多下。他雖是個丫頭，平素范臬台夫婦都是輕儇重惜，連巴掌都沒有挨過，怎麼受得起這種苦，旁邊又有個已經認供的春喜證著，看來不招也無益於事，只得把那范臬台在京的時候，就怎麼樣調戲紫芳姑娘，這紫芳姑娘也就依從。後來太太同外老太太也都曉得並未追究，這兩年也就彰顯著陪老爺睡。至於在京裡小產，丫頭沒有跟進京卻不曉得。鄧太守聽他認了供，吩咐住了打，卻不放他下架子。一面傳小華氏即華紫芳上去，這華紫芳哪裡肯認。

鄧太守就吩咐穩婆上來驗，穩婆把紫芳下去細細的驗過帶了上來，曉得這位大人嚴明，只得據實報道：「驗得小華氏即紫芳產門寬鬆，並非處女。」鄧太守就拍案大喝道：「你這不要臉的淫貨，到了我手裡還敢狡賴，替我把玲兒放下來，把他的上身衣服剝了照著樣兒上架子。」登時那些差役一面去放玲兒，一面來剝華紫芳的衣裳，華紫芳一想事已至此，犯奸總沒有死罪，再要像玲兒這樣吃苦，那可犯不著，只得連忙喊道：「小女子願招，求大人不要上刑。」鄧太守道：「他既然願招，暫時放手。」差役就鬆手走開。這華紫芳渾身鈕子已經被他們解開，胸乳已經半露，只得一面掩好胸襟，一面忍辱含羞的將怎樣在京裡被這范臬台調戲成奸，怎樣跟到河南，怎樣跟著回京，怎樣在京小產，范臬台怎樣替他出頭爭這家資的話供了一番。

鄧太守又傳了華黎氏上來，看見女兒丫頭都已招承，也只得據實供認，那侍祥、曾才到了案，也都在京的時候，范大人怎麼叫他們替華黎氏在宛平縣遞呈子，怎樣向宛平縣官說一一供明。

鄧太守因他們兩人尚不狡供，每人只打了二百板子。這麼一起奉旨查辦的案件，現任臬台的親屬，這鄧太守只審了一堂便審得清清楚楚，據實錄了供招呈與欽差，欽差說他真是能員，當即斟酌出奏這些事。章池客信上敘的皆很詳細不過，那蕭氏饋銀御史還債兩層，江西不曉得沒有提及，信內又說江西通省官場皆說這位鄧太尊真是一個鐵面無私的強項令，上頭很為器重。案結之後，就委他署這南昌府了。

這天恰好是傅又新請客，在袁寶仙家。請的是廖庸庵、王夢笙、管通甫、任天然、達怡軒、曹大錯、畢韻花、袁子仁、沈叔謙、單鳳城十一位。是因廖庸庵新從寧波回來，替他接風，自然又是雙台。王夢笙就寫了一封信與賈端甫，連這章池客的來信一

齊，帶到席上與大家看過，然後封寄。管通甫看了說道：「范星圃的功名，照這樣看來恐怕是保不住了，這麼一個能乾人正在隆隆直上，為這呈子送掉了未免可惜。」王夢笙道：「他要不要為爭點財，也還不致如此。」曹大錯道：「這人若就此息肩還算他的好收場，恐怕他還不死心，再想出頭，將來還不知如何結局呢。」席間管通甫問道：「庸翁這次到寧波走了一趟，贖路的事到底如何？」傅又新道：「這事有點意思了，庸翁在寧波同羅仲苞先生商量的幾天，羅仲翁聽見有兄弟在裡頭，也就欣然答應出來擔任這事。他肯出來那沒有不成的，大約明後天就可到上海。」達怡軒道：「這人卻有點道理，他出來大約可以望成。」畢韻花道：「不是那位羅萬像麼？他的罪孽真也不少，你還要說他有道理。」達怡軒道：「他的事體我卻深知其詳，他在楊樹浦開了一個厚存紡織廠，同我們那位紗廠總理最要好的，他原藉聽說是廣東。」傅又新點頭道：「不錯。」達怡軒道：「你說這個人的罪孽多卻也不錯，他的家資真不可以數目計，親戚本家靠著他養活的也多，卻差不多有點姿色的女眷，他總要沾染沾染。他的一個堂外甥女兒，一個表姪女兒，那是天天替他燒煙，跟著他同坐一馬車逛園子，只算明做了他的小老婆。有一位鄞縣知縣交御下來，虧空了八九千金的庫款弄到要查追，托人同他商量，他曉得這位知縣的小姐長得體面，他說如果肯叫這小姐親自來借，他就如數借給，這位知縣因保全功名要緊，只好把這小姐送去，他留著住了三夜，卻照數替這縣官交代清了。現在這位縣官已升了實缺知府。一位武官因為虧空軍餉要正法，同他平素卻也認得，曉得他的脾氣，叫妻子帶了女兒奉送求他挪借，他看那武官的女兒長的並不好，因為念他情急也就留下，照數借了銀子救了那武官的性命。這武官目下也還帶著營頭呢。他這位續弦的太太也是一位鄉紳小姐，他看中了托人去說，那邊說要做續弦太太，還要一份重重的聘金。他說那都可以，但須要先陪他睡一睡，讓他盡一盡興。那紳士家裡因為要攀這高親，又貪圖這份厚禮，好在是他的人，只好讓他先過門來嫖了兩夜，然後結親過門之後名為太太，其實也與姨娘無異，甚麼時刻要陪他乾就得陪他。丫頭、姨娘在面前也迴避不及的。他有一個內姪女兒才十三歲，父母死的早，他看著好，叫這續弦太太帶在身邊，每天替他裝煙倒茶，捶腰抹背。有一天白日裡，他在套間同他這位太太演那葡萄架的故事，正當風鳥高懸，鸞釵斜墜，他忽然口喝，喊這內姪女兒倒茶，這內姪女兒倒了茶來看見這樣，羞的放下茶碗回頭就跑，他卻撇了這位太太就把這內姪女兒抱了回來。可憐一朵嫩蕊嬌花竟被他生生攀折，他這內姪女兒悲啼嬌喘，輾轉難勝，他看了也十分憐惜，就叫人拿了一對赤金手鐲，一頭赤金首飾，兩個鑽石戒指，一對老山翠的耳環，送與他這內姪女兒，這內姪女兒見了這些東西也不由的深深下拜，忍痛含羞的收了他這定情釵鈿了。諸如此類不一而足，他無論到了哪個碼頭，看中了了的婦女，不問你大家小戶就托人想法去說，總是餌以厚利，得了手一回兩回之後，他或是送一筆整錢，或是交一個折子按月支付，他以後光顧不光顧也說不定。有人勸他說：『你這淫孽太重，要收斂些才好。』他說：『這算甚麼淫孽？』

我生平的女色都是花了銀錢來的，他要我的財我才取他的色，彼此說明白兩廂情願，就同做買賣一樣有甚麼，不像人家詭計花言去騙詐來的。還有些得了人家的色，還要弄人家的財，得了人家的財，還要想人家的色，那才真是造孽呢。」他又說：『財是男子的固有之物，色是女子的固有之物，男子若無財，那就算不得個男子，女子若非色也就成不了個女子，男子若不肯拿那財去換那女子的色，女子若不肯拿那色來換男子的財，那就如孟子所說的：農有餘粟，女有餘布，豈不有室礙不通之患呢！所以這男子以財易色，女子以色易財是天地間的公理，沒有甚麼奇怪的。』有人難他道：『像上海堂子裡的倌人，那自然是以色易財了，難道良家夫婦也好算以色易財麼？』他說：『怎麼不算？你看女人家上自福晉，下至貧婆村婦，哪個不是把那身體讓男人家玩諸炕席之上，恣情取樂，卻穿衣吃飯無一不仰合於這男子，這不是以色易財麼？男子占了女人家的便宜，卻要辛辛苦苦的賺了錢來養活著他，無論到哪裡去回來的時候，總要帶點東西敬獻。閨中貧富貴賤都是一樣的，這不是以財易色麼？不獨中國如此，就是泰西的人要想娶妻，必先估量著賺的財產，夠不夠供應這妻子揮霍？然後才敢議婚，那女子也無不安然坐享這男子的供奉。似乎也還跳不出這以財易色、以色易財的圈子。』看他這種議論，奇是不奇？卻也沒有地方可以辯駁他呢！」曹大錯道：「我看這人倒很有可取，他的這驕奢淫佚原不足訓。但是他肯帶這種奇論，並不說那種遮掩隱飾的話，就是個光明正大的人。他那造孽的地方，也就如日月之食，民皆見之。不像那些名公、巨卿、大儒、宿學，嘴裡頭講的是仁義道德、禮讓廉恥，對著人裝出一種正容厲色、岸然道貌的樣子，暗地下新台之丑，敝笱之羞，呼蹴不辭，供養必吝，真是無所不為。而且這種人在那失意的時節，雖枕邊愛寵不妨舉以讓人；到了得意的時節，即故交亦復視如陌路；當那人炫赫之時，舔痔吮癰，不羞妾婦之行；迨那人落魄之後，投井下石，頓忘故舊之歡。要同這位羅公比較起來，真不啻虎豹狗彘之別。」任天然道：「大錯，你要不罵人就不錯了。」

曹大錯道：「你說我在錯處在罵人，我說我的錯處在不罵人，我罵的這些全不是人，我要不罵這些不是人的人，去罵那些是人的人，那就不錯了。」達怡軒道：「你倒越罵越甚，我們吃酒罷。」楊燕卿道：「曹大人其實也還不錯，我們雖不懂，但覺得一個人做了甚麼就是甚麼，何必要那麼口是心非的呢？譬如，我們已經做了棺人，誰不是貪圖兩個錢，讓人家追歡買笑的。若要拿腔做勢說甚麼『清貞』充甚麼『節義』，那不是自欺欺人，徒惹人厭麼？」管通甫道：「滿牀飛，你到底被曹大人追了幾回歡，買了多少笑，也要跟他學著罵人。」楊燕卿要來打他道：「老蔬菜你專門拿我開心，我不收拾你一回你不曉得厲害呢？」管通甫連連告饒。只聽得外頭警鐘亂鳴，大家驚道：「哪裡火起？快去看看。」究竟這火在甚麼地方？等做書的派人到巡捕房，同那保險行打聽打聽再說罷。